

15:10 考察盛乐古城遗址。

盛乐古城位于和林格尔县上土城村北一公里处，北距呼和浩特市38公里，南距和林格尔县城11公里，处土默川平原与南部黄土高原山地丘陵区的交界地带，东傍蛮汉山，北依大青山，西濒黄河道，南扼古道杀虎口，地处中原通往漠北的山口要冲（图5）。

这座古城遗址经过两次试掘。第一次在1960年春，为配合水利建设，对古城东部边缘作了一次试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县土城子试掘记要》（《文物》1961年第9期）称：古城东西1550米，南北2250米；西南部受河水侵蚀，破坏严重；南区为汉魏早期文化范围，东西残长670米，南北655米；北区大部分为北朝晚期和隋唐以后的文化堆积，城垣亦为此时期者。城中区有“皇城”，东城外有明代建筑的烽火台，保存较为完好。第二次试掘是在1997年，《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考古发掘主要收获》（《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记曰：

土城子古城遗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1450米，南北2290米，面积约4平方公里。墙体保存基本完好，城垣残高0.5至10米不等，东北西三面居中设有城门，外置瓮城。古城分南区、北区、中区三部分。南区包括南墙、东墙南段与连接南北两区之间的一条横墙，南北长550米，东西长520米，系战国至魏晋时期遗存。北区包括有东墙、北墙、西墙、西南墙，城西南角被宝贝河冲毁，中部东西长1450米，南北1740米，系唐代文化层。中区位于南区的西北部，现存有东墙和北墙、南墙的东段，城西南角亦被宝贝河冲毁。南北长730米，东西长450米，中区是文化堆积最深的部分，最深处可达10米，文化内涵亦较为复杂，含战国、汉、魏晋、唐、辽金元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

从本次考察实际情况特别是当地文保负责人员的介绍看，现存遗址以北垣、东垣的北半段保存最好，残高5到10米，南垣中部被河水冲毁，东、北、西三面近中部设有城门，外有瓮城。分为西城、南城、中城、北城四大部分。西城仅存东墙和南墙东段，地层单一，为春秋时期文化遗存；南城包含南墙、东墙南段与南北两区之间的一条东西横墙，有春秋、战国、两汉及北魏时期文化层；中城位于南城西北，是因河而建的晚期城址，包含战国、汉、魏晋、唐、辽金元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地层堆积较为复杂；北城面积较大，包含西南部城垣，地层堆积相对简单，主要为隋唐时期文化层，当始建于唐代。城内大型建筑遗迹主要在西北部，高出地

表2到3米（图6）。

据文献记载，此城附近在两周春秋时期为猋狁等戎狄的活动区域，当地考古工作者推测遗址之春秋文化遗存或与此有关。赵国至秦朝时期，此地属云中郡辖地。西汉于此设定襄郡，郡治成乐县，即今古城遗址之南城。后拓跋鲜卑在此活动并逐渐强大，猋卢建代国，以此为北都，即今遗址之中城，386年拓跋珪即位后，改国号为魏，以此为都城，至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隋于此兴建大利城，以安置突厥启民可汗降众，后又设为定襄郡治所，即今中城外围之高大城垣。唐在隋大利城基础上扩建，设云中都护府，后改单于大都护府。辽于此设丰州振武县，亦用今遗址之中城，临近宝贝河一带。鲁西奇老师提到：此地原来叫做土城子，旁边的一个村子现在仍然叫做土城子。显然，土城子是当地人的称谓，反映了这个城址的面貌——它是一座土垣围绕着的城；而盛乐古城则是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官方渠道给予的命名，试图说明其历史文化属性。古城的两个称谓，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馆外路边横卧着两块红字石条，一块刻有“鲜卑发祥地”，另一块则作“草原第一都”。对于前者，李开元老师指出，历史文献所见之鲜卑发源于今大兴安岭嘎仙洞，盛乐则是其由游牧部落走向地域国家，由野蛮走向文明，奠定北魏建国基业的所在，故改为“北魏发祥之地”当更为贴切。对于后者，谓其为草原地区建都之始，苗润博博士认为亦有可加斟酌的余地：揆诸史实，拓跋珪建国之时，汉化未深，游牧迁徙，并无定居之俗，很可能只是利用此地原有城池在附近区域进行驻扎，而未营建宫室，因此当时所谓“都城”的实态恐怕与后世文献之描写，特别是今人出于定居族群视角所得出的刻板想象存在较大距离，类似的问题亦隐含在我们对后来辽、金、元等北族所建早期都城的认知之中。

16:20古城考察完毕，被告知在返回呼市途中临时增加昭君博物院一个参观点，遂乘车前往，约17:00到达。

昭君博物院依托传说中的王昭君墓（青冢）所在地而建，前身为昭君墓文管所，经过四次扩建（第五次扩建正在进行中），景区占地已达683亩，展陈面积达1.5万平方米。真正的历史遗迹是高30余米，底面积13000平方米的“昭君墓”，有汉代夯土，曾有人疑为汉代烽火台，据称系因周恩来总理批示，未进行考古发掘。展区分为匈奴馆、和亲馆、单于大帐等等，其中匈奴馆号称为世界第一座表现匈奴文化的博

物馆。此地耗资甚巨，建筑高大，装修豪华，但从专业研究者的角度看，其中所藏文物数量有限，并无明显特色与价值，且全部为征集而来，不乏赝品。考察团浏览之下，无意过多逗留，遂乘车离开。

唐代开始出现大量吟咏青冢的诗文，但关于其实际所在，则向无定论。杜佑《通典》所记昭君墓在单于大都护府辖境，只能代表数百年后中唐人对此事的认知或曰想象，而非确定的史实。在真正过硬的文献、考古证据出现以前，无论怎样大张旗鼓的宣传、炒作，都只是一种愿景，而这愿景究竟是由什么驱动、又能带来怎样的效果，就不得不更引人深思了。从博物院出来，考察团偶然看到正门滚屏宣传标语有“重走和亲路”云云，不禁一阵唏嘘。返程途中“汉匈和亲”所牵扯出的民族、政治、历史、文化的复杂纠葛，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黄纪苏老师表示若深入挖掘可以作一篇文章（图7，此文近已发表于《读书》2019年第3期，题为《青冢》）。

10月25日

9:00从酒店出发，乘车前往内蒙博物院，9:30抵达。陈永志院长陪同并全程担任讲解。

内蒙博物院共12个展厅，总面积64000平方米，展览面积15000，年均接待量204万人次，在全国博物馆中居第六位，日最高接待量23747人。考察团重点参观了“石破天惊——内蒙古自治区70年重大考古发现特展”“大辽契丹”“天骄蒙古”三个展厅。

“石破天惊”展包含大窑遗址、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兴隆洼遗址、哈民忙哈聚落遗址、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伊和诺尔北魏墓葬、辽上京遗址、辽耶律羽之墓、宝山辽壁画墓、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吐尔基山辽墓、多伦小王力沟辽墓、黑城遗址、元上都故城、集宁路古城遗址十五个建国以后的重大考古发现，其中十个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其中兴隆洼出土的骨笛及伊和淖尔墓地出土具有地中海风格的高车族头饰引起了考察团的兴趣，北方族群迥异于中原的早期文化形态值得重点关注。在辽上京遗址的展板前，陈永志院长与苗润博博士就辽祖陵南漫其嘎山所出“白马”残碑与辽史学界一大谜案——契丹圣山木叶山之地望问题进行了讨论。陈院长认为此残碑可以证明漫其嘎

（下转 9 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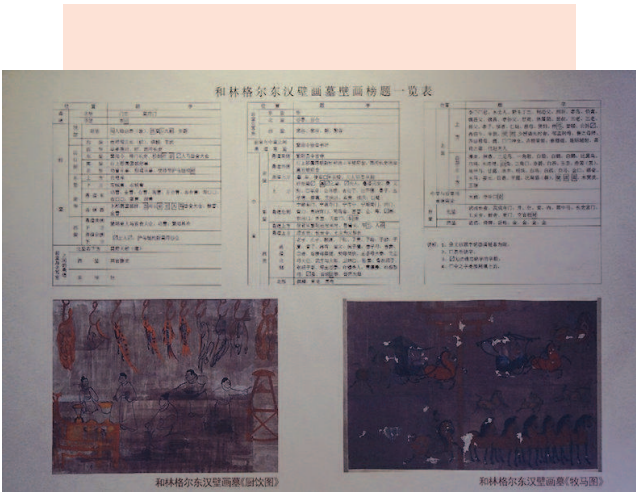


图 4 和林格尔汉墓榜题（任超摄于内蒙博物院）



图 5 盛乐古城位置示意图



图 6 盛乐古城航拍图（任超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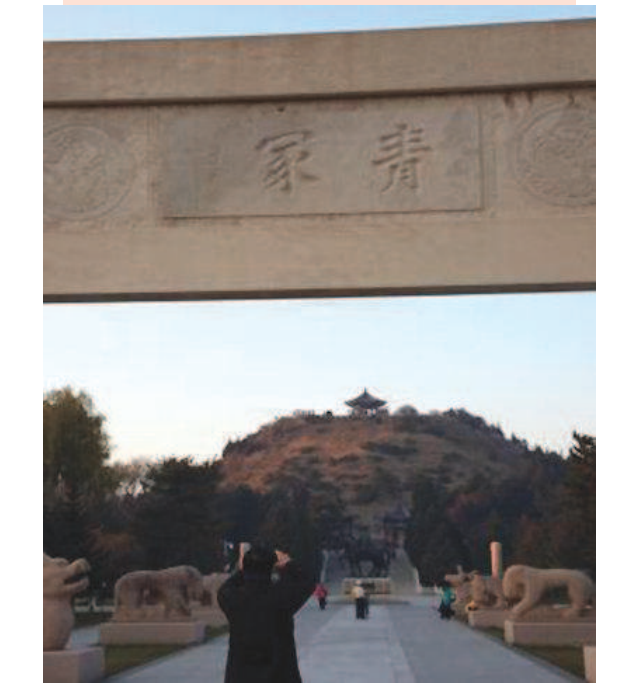


图 7 乌兰夫所题青冢牌楼（黄纪苏摄）